

# 佛誕略考

## 念 生

四月八日佛誕，宋時英居士要我寫幾句應景文字，以佛教徒寫這個題目，關於歌頌禮讚方面的話，十方大德，多是作家，比我說得更為圓滿，用不着我再來絮說。關於考據方面的話，抖抖舊書袋子，和大家商榷一下，或者可以引起興趣。只是今天書籍缺乏，以關於佛教為甚，苦於沒有書袋子可抖。只得把尚能查到及僅能記憶的，寫出一點，普伸供養。

記得我初信佛教時，便趕上佛誕二千九百五十年紀念。距現在三十年前，那時大家慶祝，作得有聲有色。

爲什麼今年又有一個佛誕二千五百年紀念，憑這一點，已值得作一番考據工作：按佛法金湯編載：

「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八日，大地宮殿震動，池井泛溢，日有重輪，五色祥光，入貫太微，徧照西方。王問群臣，莫測其祥。太史蘇由筮之，得乾之九五。繇曰：此西方聖人降誕之相，却後千年，教法來此。王命鑄石記之，置之南郊天祠前。」

古今論衡引周書異紀，也有這樣記載，惟時間是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。佛法金湯編又載：

「穆王二十三年，數有光明，來照王都，疑我寇至，遣相國呂侯出師防之，乃西方聖人，說法度人，流光遠及也。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，大地震動，狂風折木，江河鼓濤，池井沸湧，鳥獸悲鳴，日午有白虹十二道，南北通貫。王憂及社稷，召太史扈多筮之。曰：吉，願王勿憂，此西方聖人，示滅異感也。」

三才圖會又載：

「釋迦牟尼佛，姓刹利，初生時，即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也。年十九出家，至穆王三年，明星出時成佛，時年三十矣。住世四十九年，泊然宴寂，時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。」

佛祖統紀又載：

「如來於周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入滅，凡在伽藍，必修供設

禮，謂之佛忌。」

這是中國歷代相傳的佛誕。但是我們仔細考查一下，周書異紀及三才圖會都作周昭王二十四年，而周書異紀加上甲寅二字。按照干支推算，甲寅是二十六年，不是二十四年。所以我國向來計算，是按周昭王二十六年，即西曆紀元前一零二七年，算到今年（民國四十五年）是二千九百八十三年。在三十三年前，即民國十二年，恰好慶祝二千九百五十年，我國用佛曆紀年的文字，多是這樣寫法。如虛雲大師於民國二十四年乙亥，作增訂佛祖道影傳贊的序文，便寫着佛曆二千九百六十二年。（見虛雲和尚法集）倭虛大師的影塵回憶錄於民國四十三年出版，末頁寫着佛曆二千九百八十一年農曆甲午，推算起來，都無不合。其他用這本佛曆紀年的文字，舉不勝舉。今年舉行二千五百年佛誕紀念，就是要把如來降生的年月，向後移動四百八十三年，這不是一個微小數目。

我佛十九出家，三十成道，說法四十九年，這是中國佛學界公認的事實，而諸書並不一致。按照這個說法，昭王二十六年降生，即算一歲，昭王在位五十一年，應該是穆王四年成道，五十三年入滅。佛法金湯編所載降生入滅之年，都無不合。周書異紀以甲寅爲二十四年，已是錯誤。三才圖會，又踵其誤，而由昭王二十五年起算一歲，至五十一年，二十七歲，遂寫作穆王三年成道，五十二年入滅。佛祖統紀則寫着穆王五十三年入滅。歷代佛教徒都遵照佛法金湯編及佛祖統紀，是比較有道理的。

但是對於佛誕另有看法的，自古已有。梁沈約作均聖論，有一段說：

「世之有佛，莫知其始，前佛後佛，其道不異。法身湛然，各有應感。感之所召，跨大千而咫尺，緣苟未應，雖踐迹而弗覩。娑婆南界，是日闔浮，葱嶺以西，經塗密邇，緣運未開，自與理隔。何以言之？夏殷以前，書傳簡寡，周室受命，經典備存。象寄狄鞮，隨方受職。重譯入貢，總括要荒。而八蠻五狄，莫不愚鄙，文字靡識，訓義不通。咸納贊王府，登樂清廟。西國密塗，厥路非遠，雖葉書橫字，華梵不同。而深義妙理，于焉自出。唐虞三代，不容未有。事獨西限，道未東流。豈非區區中國，緣應未啓，求其會歸，尋其旨要，寧與四夷之樂，同日而語乎？非爲姬公所遺，蓋由斯法宜隱故也。」

這是說佛出世已久，只是中國無緣，故不得知。但是他的話很籠統，說到「前佛後佛，其道不異。」那末究竟是前佛的道，未到中國呢？還是後佛的道，未到中國呢？按照法界的原则，這個短短時期，不會有兩佛出

世，當然是就一佛而言。陶華陽會駁他的話，他又答復說：

難云：釋迦之現，近在莊王、唐虞夏殷，何必已有？周公不言，恐由未出，非關宜隱。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，閻浮有四，則東國不容都無。答曰：釋迦出世，年月不可得知，佛經既無年曆注記，此法又未東流，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？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，恒星不見為據。三代年既不同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。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？若外國用周正耶？則四月辛卯，長曆推是五日，了非八日。若用殷正耶！周之四月，殷之三月，用夏正耶？周之四月，夏之二月。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。若魯之四月為證，則日月參差，不可為定。若不以此為證，則佛生年月，無證可尋，且釋迦初誕，惟空中自明，不云星辰不見也。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。又云，明星出時墜地，行七步，初無星辰不見之語。與春秋恒星不見，意趣乖。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，閻浮有四，此道已流東國者。敬王以來，至於六國，記注繁密，曾無一槩。育王立塔，非敬王之時，又分明也。以此而推，則釋迦之興，不容在近，周世公且之情，何得未有？沈約這一套話，還是說有佛已久，這也是自古相傳的一個舊說。直到宋朝及歐陽修作本論，在闢佛的言論中，也說三代之盛，有佛無由而入。這個看法，殊缺乏歷史觀念。至於沈約所駁魯莊七年降誕之說，當然也是當時所盛行。按春秋於這年書「夏四月辛卯，恒星不見，夜中，星隕如雨。」後代信佛的人，認為這是佛誕瑞相。魯莊公七年，即是周莊王十年，是年甲午，上距昭王二十六年甲寅，凡三百四十年。若以這一年為佛誕，則今年（民國四十五年）應該是二千六百四十三年。比現在紀念的二千五百年佛誕，還多一百四十三年。

此外另一個根據是眾聖點記。這是優波離尊者於佛涅槃後結集律藏時，在七月十五日受自恣竟，以香華供養律藏，便下一點。年年如是，遞傳至僧伽跋陀羅，以永明六年共沙門僧猗於廣州竹林寺譯出此善見毘婆沙，永明七年庚午歲七月半夜受自恣竟，如前師法，以香華供養律藏，即下一點，當其年計得九百七十五點。這事佛學大辭典記載頗詳，就是由齊永明七年，上溯九百七十五年，為如來示滅之年。佛學大辭典推為周敬王三十五年，即西元前四百八十五年。但是近人呂澂所作印度佛教史略，引述此事，則推為周敬王三十四年，即西元前四百八十六年。今按周敬王三十五年丙辰，三十四年乙卯，由永明七年庚午上溯九百七十五年，應為丙辰，

大辭典之說近是。我佛住世之年，又有兩說，按前引三才圖會，三十歲成道，說法四十九年，應為七十九歲，他書多主八十歲，呂著史略亦言八十歲入滅。若周敬王三十五年，佛壽八十，則應生於周靈王八年丁酉，即西元前五百六十四年，至今年（民國四十五年）為二千五百二十年。比二千五百年多二十年。

以上三個說法，許多考據家認為眾聖點記是可靠的。後來因為佛教與道教爭長，必須將佛誕移於老子之前，所以才有莊王十年昭王二十六年之說。莊王十年，是利用春秋的上天垂象。昭王二十六年之祥瑞，則是由佛教徒自行渲染。老子的年齡，若按常理推算，自應在莊王十年之後。若取相傳七百歲之說，則雖昭王二十六年也不在前。所以沈約等又有佛出已久，不可推測的話。歷代佛教信徒，則寧取昭王二十六年的最早說法。

今年的二千五百年紀念，比眾聖點記差二十年，當然是根據南傳佛教來的。我們跟着吶喊，好像這是唯一準確的佛曆。究竟南傳佛教有何依據？是不是比眾聖點記，還要可靠呢？我希望長於多聞的人，提出報告。如果確無可疑，今後我們應該否定過去一切資料，遵守這個新的佛曆。否則中國佛教，自有傳承，我不贊成廢棄漢文大藏，舍己從人。縱不取昭王二十六年，莊王十年兩說，眾聖點記是未可動搖的。況與南傳佛曆，只差二十年，也最容易計算。若說南傳佛曆是世界所承認，這個承認還不是「名從主人嗎。」這事本應由信徒集團決定。我們近些年環境困難，一切失去自信，宗教又當別論。我們並無人我成見，但應平心靜氣，信其所信。好在年數不同，月日相同。我們雖懷疑二千五百年之說，一樣可以同時慶祝。若舉禪宗說法，日日是好日，無時不有佛降生，我這話只算是拘墟之見，着相之談。

## 湛然精舍落成奉賀

念 生

海島崢嶸啓梵宮，殿前鐘板見宗風，人來北國水霜界，道闡南天草昧中。湛入合湛參靜定，見猶毒見證圓通。揚拳豎拂皆真諦，花雨繽紛滿太空。